



忆忠实先生 二三事

□刘玉堂

4月29日下午,我正在回老家的路上。昏昏欲睡中接到某报社记者的短信,说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今晨去世了,想让我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几句话,问我方便吗。我惊愕了一会儿,即实话实说地回了一句,我与陈忠实先生交往甚少,印象是有一些,可我正在回沂蒙山的路上呢,容我过几天再说好吗?此后的路程里,心里就一直嘀咕,才七十三呀,年龄不算大呀,那个七十三、八十四,已经不是寿命之坎了。同时也就想起了我与忠实先生相遇相识的二三事。

可能是同写农村题材的缘故,我一直对陈忠实作品比较喜欢,像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信任》、《乡村》、《初夏》等,我都仔细地拜读过。我同时也认为他的《白鹿原》是所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最让人心服口服的一部。我这么说不是要贬低其他获奖作品,我是觉得就获奖作者而言,其获奖的作品未必是作者本人所有作品中最好的。而他的这部作品是真正名至实归的。

忘记是第几次全国作代会了,闭幕式的当晚,照例在人民大会堂开联欢会。因大会堂里面绝对禁止抽烟,有几个烟鬼憋不住了,即利用解手的机会跑到位于演出大厅一角的厕所去抽。那几个人真的是争分夺秒,一边小解一边互相敬烟,有几个解完了的,还站在旁边一边抽一边嘟囔,快点、快点,别让服务员看见。那几个人中,我所认识的就有陈忠实、李存葆、张胜友及几个省里面的作协主席、副主席等。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忠实先生,他的形象很好认,他个头较高、面皮较黑、皱纹很深,一看就是老农的形象,与先前在照片上看到的并无二致。有报道说他喜欢抽雪茄,我注意到他当时抽的是大前门。正抽着,不知什么时候,看不出有任何服装标志的服务员来了:看见禁止抽烟的告示牌了吗?厕所里面也是不能抽烟的,还作家、艺术家呢,不识字?那几个体制内相当级别的名人即灰溜溜地一下作鸟兽散了。

再次见到忠实先生,是2000年山东省作协组织的一次采风活动。我们一行从新疆往回返,途经西安的时候,因等飞机票,在那里逗留了两天。经省作协联系,忠实先生即亲自出面到我们的住处看望并招待了我们一次。席间,我与他互相敬烟的时候,说起在人民大会堂厕所抽烟被赶的事,他笑笑说是,当时你也在那里呀?我说是呀,我同时也就注意到,他掏出来的烟,

仍然是大前门。他对山东在座的几位作家的作品很熟悉,还特别对我的《最后一个生产队》称赞了一番,并问我,你跟刘绍棠有关系吗?我说,七张八王十二刘,我跟他都姓刘而已,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他确实说过我作品的一些好话,但我从没见过他。

我对他以下的话比较感兴趣。一是,他说,文学单位经费困难,关键在争取。无论你是经济强省还是弱省,你不断地去找领导反映,一次两次他不批,三次四次呢?五次六次他就不好意思了。你经济再困难能困难过苏维埃政权刚成立的时候?那时连饭都吃不上,负责运粮的瓦西里都饿晕了,高尔基还不是马上就找列宁要经费去了?还有墨水、稿纸什么的。

我当时就猜测,他多次说起写一本可以当作枕头的书,应该也是由此而来的。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睡在瓦西里家的地板上,瓦西里给他搬来一摞书让其做枕头,他即将书分成了两类,并说哪些书可以做枕头,哪些书只能垫脚。所谓枕头书,就是需要认真拜读、仔细品味、努力思考并能流传久远的佳作。而垫脚的书,则是那些文风浮浅、思想轻浅、论述表浅的平庸之作。

二是,陕西省作协的办公楼扩建之后,他给专业作家每人分了一间办公室,每间办公室还都配了电脑,“家庭毕竟只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没有工作和写作的气氛,每人写作的习惯不同,办公室你可以不来,但要给你配!还有电脑。”

他淳朴又睿智,宽厚又深邃,谦虚又本色,留给我们的完全是一个农民老大哥的形象。

那次见面之后,再一次的全国作代会,我又见过他。因他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人物,也就没再凑前说话。再过几年,我省某报记者至陕西采访他,说起他所认识的山东作家的话,他就提起我,又说《最后一个生产队》什么的。

忠实先生七十三岁就去世了,令人扼腕。多年前有几位陕西作家英年早逝,有朋友即说陕西作家不太注意写作习惯和生活质量的事。其实哪里的作家还不都是这样!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农村出身的,好不容易当了作家,哪能不拼着命地写作?我们这一代可能永远成不了贵族!

令人稍感慰藉的是,忠实先生终究是有一个厚实的大枕头了,愿忠实老大哥睡好,走好!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真实的凡人,伟大的作家

——悼念陈忠实先生

□赵先德

陈忠实先生逝世的当天下午,陕西省作家协会打来电话,告诉我告别的日子是在5月5日。一夜无眠。与忠实先生相识的日子,那些本以为被繁琐的岁月掩埋的日子,历历在目。

正如之前一篇回忆文中所述,我与他的相识缘于我策划的一次活动。那次在深圳关外的活动。好像是2001年春天,当时到会的有散文家周涛、杂文家陈四益等。陈忠实先生给我最初的印象还是关于写字的事。实事求是地说,仰慕忠实先生并愿求字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的书法,当然,他的书法作品后来越来越有味道。那时候,大家对他的那种敬佩敬仰,实际上是对文学的一种感情,是对一个文学的黄金后时代的感情,是对文学的一种敬畏,是对像陈忠实这样的有良知的作家的一种认同。有一件事更可以说明我的这个观点。当时,会议的举办地点是在深圳的关外。那个时候,进市区要办通行证。陈忠实先生的通行证,在过关的时候恰巧没有带。办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查证的边防战士,要过关的人是陈忠实先生,小战士愣了一下,打了一个敬礼,他有些激动的面孔能让人看得出来,他说他要去请示他的上级。经过小战士的请示以后,陈先生跟我们一起进了市区。当时,市区里最著名的景观应该就算世界之窗。也是因为办会人员报了先生的姓名,世界之窗就派了一个副总带着专职的导游,恭候在大门外等我们。当时世界之窗的门票好像80块,每天有大约两三万人参观。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需要像先生这样级别的人去给他们宣

传。但世界之窗表现出来的这种尊重,让从事文学的人感受到了一种尊严,让作为拿着深圳身份证的我找到了一种骄傲。因为,我到

深圳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那是一个文化的沙漠。而这件事,改变了我对深圳的看法。当然,也更加深了我对那个时代由陈先生这样的作家营造出来的文学家形象的认知。当今天我们说文学衰微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内省。当我们没有用生命去写作的时候,当我们拿不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的时候,当我们还在自以为是在玩文学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资格来责备大众对文学不敬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并不认识陈忠实本人。不知道他的书法的人向他求字,肯定

是对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人格的一种尊重。记得招待方拿出了长长的一串名单,陈先生如数写了。过了一会儿,招待方又写落了两位局长,不好意思地写下名字由我转交。先生把名单放在一边,对我说:先德,我的字怎么样?我给你写一幅吧?没等我回答,他便把写好的一幅题了上款。从此,“淡月隐芦花”成为我的珍藏,也成为我办公室唯一悬挂的墨宝。

一个月前,我接到陈忠实先生含混不清的电话的时候,两行没有落下的眼泪,似乎已经预感这一天的到来,只是不愿去相信它。2016年4月29日7点40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应该记住的时刻,是一个时代、一个充满文学梦的时代的所有文学青年应该记住的时刻。大师的眼睛闭上了,但他的灵魂永远存留!

一个月前,我就写过一篇关于先生的文章,我最想说的,便是先生发自内心的对文学的使命感追求以及他取得的巨大的成就。记得好像是环球名人坊有一次采访陈先生。主持人做了一个假设,如果你在一个自由穿梭的时空当中,可以和任何人相遇,你最愿意见到谁?陈先生的答案是最愿意见到杜甫,他想给他送点小米。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中国当代作家对于杜甫的这种使命感的承继,最后能用成功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陈先生可能算第一人。有人讲陈忠实先生可惜只有一部《白鹿原》,但我们可以说艾特玛托夫只有一部《断头台》,索尔仁尼琴只有一部《古拉格群岛》,曹雪芹只有一部《红楼梦》吗?一个作家,如果有一部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琢磨,能够穿越时空留给未来,那就是相当的幸福,相当的成功。

陈忠实先生生前毫不掩饰一生当中要写出一部死后当枕头用的书的念头。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景,就不配成为一个作家,就像一个只想挣点钱享乐富贵的人不配被称为企业家一样。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裁判,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家,它能为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留下最美的剪影。但这个剪影是否会被后人认出,还要看我们个人的修为。而从事文学的人如果有先生当年的勇气,能耐得住寂寞,敢于浸泡在我们这个酸甜苦辣的时代,肯定会开创一个伟大的新的时代,新的文学的时代!谨以此文表示对于陈先生最崇高的敬意以及最沉痛的悼念。

(本文作者为作家,动画片《小小鲁班》总编剧)



陈忠实先生书法作品。